

正楊卷之四

汝南陳耀文晦伯甫

苧席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  
魏武遺女皇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繡衣賜死宋武  
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紗蚊幃三齊苧席五  
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不載者又苧  
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苧字

字書苧音仙草名似筲何云字書無其字

答廣信侯書

晉安王



仰承縱賞山中遊心人外往而不返有會者言其物  
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

晉安梁簡文未為太子時封也廣信侯蕭映也書  
見廣弘明集

此寘之晉明帝陸琬劉琨間蓋見有晉字耳

與東宮官書弔王規

司空王昶

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

俊人也一爾過隙未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林

陵詩淮海維揚  
一俊人本此

梁書曰王規卒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令曰威

明昨宵奄殲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云云斯實俊

民也云云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此梁簡文令也今日司空王昶誤昶見三國魏志

何氏語林作昭明誤

書曰俊民用章

國策武靈云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

此所引南史中節文避唐諱改民作人安得子美

之詩為出此耶

江淹雜體詩朱徽威髦士長纓皆俊人則又前於

簡文矣



灩澦歌詩話

灩澦歌云灩澦大如樸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估刺水行舟之歌樂府以為梁簡文所作非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險故涉瞿塘者則準灩樸涉桂浦者則準金沙今樂府桂浦作桂楫非也

此引通志而誤者水經注云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滹豫石江水東逕廣峽谿乃二峽首之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沂所忌國史補曰蜀之三峽最號峻急四月五月尤險

故行者歌之

此樂府所載未曾以為簡文作桂浦亦非作桂楫也今云云俱誤

鸚鵡洲

王僧虔傳侯景寇夏首有龍五色入城前鸚鵡洲水中

梁書王僧辨傳云僧辨攻郢入羅城有龍自城出色光耀入城前鸚鵡洲中

僧虔宋人齊末明三年卒安得至梁時見侯景也

明駝使



未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  
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履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  
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  
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後魏書云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  
回恒州取水以供瞻焉

明鳴之誤酉陽雜俎已載之矣

### 狐疑鼪預

梁黃門侍郎明少遐曰狐性多疑鼪性多預狐疑猶  
預因此而傳耳乃知猶即鼪也

此語惟見酉陽雜俎輒以鼪為猶恐亦難據

郭璞曰鼪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爾  
雅曰猶如麋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  
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度無後下  
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又說文隴西  
稱大子為猶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  
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 漢書作猶與

### 孟婆

俗謂風曰孟婆將捷詞云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  
怎禁他孟婆合皂宋徽宗詞云孟婆好此方便吹簫



船兒倒轉江南七月間有大風甚於船艙野人相傳  
以為孟婆發怒按北齊李駒駘聘陳門陸士秀江南  
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  
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  
地神為泰媪此言雖鄙俚亦有自來矣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烟韞

北地寒食茸母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

鄉關涕淚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此方便

吹箇船兒倒轉孟婆宋汴京句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語別尺會錄

漢書郊祀志惟太元尊媪神繁釐注云太元天也

媪神地也不云泰媪

北戶錄孟公孟姥船神

駒駘事未審所出不敢強為之說但一云駒駘

不著所出一云宋汴京句欄語自為異同殊為可

疑恐亦如衝波唐記之云耳

### 二唐書

五代劉餗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脩重脩唐書遂有

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

張公漫錄中載其敘處以舊唐書證新書之誤



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闕錢而舊唐所載  
問答俱備首尾昭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唐所載  
則剪截晦澁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  
代文人而劉廼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類殊科絕  
懸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証後世不知可盡証乎  
今且載二書之文於左

二書辭多此不書

舊唐書石晉宰相劉昫等撰非餉也

新唐書姚宋傳贊曰姚崇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  
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以施行信  
不証已

困學紀聞云崇十事見開元昇平源通鑑不取  
通鑑考異云昇平源人假吳兢所作故不取云

今數書具在可得云云耶

劉履作選詩補註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爲君  
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履乃云  
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村  
愚究之欺小童耶甘氏星經彼不點目諸史天文亦  
當屬羊臆說若此何以註爲

疑此譏評劉氏自視前無古人矣如二唐書後



之辭大書於碑苑特書於總錄不知於前數書亦  
曾點目觸手否耶

### 石有赤心

唐語林武后時多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  
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日知曰  
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此事  
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爲史中笑柄耳  
舊唐書云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數點赤詣關縣  
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李昭德  
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

皆笑 新唐書同語林亦非異書也云日知誤

###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  
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  
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  
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  
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  
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夫由是觀之鞅之術無  
他獨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  
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



而鞅自不能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索隱司馬貞所著非承禎也

索隱曰按商君書云云今云未見妄說何耶

又塩鐵論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爲秦致利成業

則開塞俱實字也乃云第七篇塞矣開之不難

### 劉綺莊詩

續南部烟花錄有劉綺莊揚州送人詩云桂楫木蘭  
舟風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  
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綺莊不知  
何時人詳詩之聲韻必初唐也

綺莊大曆時爲崑山尉作崑山編行於世見崑山  
志及中吳紀聞非初唐也

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

### 桃花行

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命題既同體  
製復一其綺繪有餘而微之韻度獨蘇頌東望望春  
春可憐一篇迥出群英矣予又見中宗賞桃花應制  
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一絕云源水藜花無數開丹  
枝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  
此詩一出群作皆廢中宗令宮女唱之號桃花行惜



不知作者名然宋元近時選唐詩者將百家無有選此者未之見耶不之識耶

景龍文館記云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群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敕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

文苑英華徐彥伯詩也何謂不知作者名耶又謂最後小臣及諸作皆廢亦誤

### 劍門詩

予往年過劍門門絕壁上見有唐明皇詩云劍閣橫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是詩英華及諸唐詩皆不載故記於此

此詩品彙本集等多載橫空峻一本作盤空度今云諸唐詩皆不載何耶

唐詩紀事云帝幸蜀西至劍門題詩曰劍閣橫雲峻云云至德二年普安郡守賈深勒石

### 苦水變甘泉

李錫之蘆城令變苦泉為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出沒顯伏皆地脉之異有所產歟 惠州之佛旒院東



泉湯如也西泉冷也

太白集錫為虞城今非虛也

### 李白出處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於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詩所謂匡山讀書處百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此見晏公集

容齋二筆云杜贈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

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它在清廣鄉後廢為僧寺

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誌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按當塗所刊李集首載范碑凡千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

籍神龍初自碎乘還廣漢因僑為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志輿地廣記云

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



范碑爲正

李與韓荆州書白隴西布衣流落江漢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  
本妄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  
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  
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  
不知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  
此哉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  
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  
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  
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

樂史序本集具載併無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之  
事

傳正新碑杜田既欺人於前代樂史集序吾子復  
作偽於今時故知心勞日拙實繁有徒矣

吳元濟將敗之兆秬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  
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陣車兒卽且須縮有識之者



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乃酉字後果以巳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懸鼠獄智之鷄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晉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

宣室志云元和十三年裴度擊吳元濟封人潯城濠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爲銘曰云云有一卒辨之度擢爲裨將

此止云石不云碑曰銘不曰謠也

所引二句唐丁用晦芝田錄序語也亦非宋人四

六

大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菴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爲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墜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孰



而少變其說尚近人情今未之曾見而先被其說  
尤不可曉也愚按東坡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  
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文序謂  
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  
曰晦翁必欲以大顛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  
言也可以意喻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  
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着歐公之於尹師魯留一  
着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  
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  
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朱子語錄謂以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生馬呼晦翁  
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耶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於  
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  
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  
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  
乃乘瑕蹈隙而搆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  
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正慮後人羣入闢增以註



韓公也以此證之則元系猶可辭也嗚呼至公無私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韓郁外集疑誤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本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耳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

陳氏曰晦菴韓文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決以爲韓筆無異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書所定者乃尔殆不可解

前人俱已辨明不能畫書如真勿論可也

### 唐詩歲寒

唐詩春樓不閉歲寒鎖又望見歲寒基翠華歲寒旗名國簿中有之孫氏瑞應圖云歲寒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今之字書例解爲草木之狀未得其原也

蘇異說歲寒鎖金錢屈伸在人 顧光詩春樓不閉

歲寒鎖綠水迴通宛轉橋秋

子虛賦錯翡翠之歲寒註謂歲寒封禪書紛紛歲寒胡廣曰歲寒委頓也張揖曰亂亂南都賦望翠



李公廣雅建太常寺

錄異記杜光庭所著無歲樂鎖事

錄異傳云建安中劉熙為河間太守煥七聖棺於

府園中遣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夢見一娘

人往就之後又遣一雙頭太守不能名頰曰此歲

樂鎖也以金錢相屈伸在人實難易吾方當去故

以相別慎勿告人後二十日樂鎖現迎太守乃悟

云云兒見鎖悲痛不能自勝

此詩韓翃作非顧况也

聖文帝滄海賦振錄華以歲

何晏景福殿賦流羽毛之歲

古樂府烏夜啼云歡下歲

劉孝標與舉法師書歲

文心雕龍緯侯稠疊鈎識歲

鄭禹津陽門詩迎娘歌

舞帶金歲

先引則謂之旗後引則謂之鎖若引此必當謂之

簪帶與竹矣

石尤風

即士元留盧夫卿詩二知有前知在難分此夜中無



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也打頭逆風也行舟遇之則不行此詩意謂行舟遇逆風則住故人置酒而以前期為辭是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矣語意甚工近日其中刻唐詩不解石尤風為何語遂改作古淳風可笑又可恨也

古樂府宋武帝丁督護歌云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風也

###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句絕妙楓葉紅荻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珠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碧字讀者草草不知其解也今以問人輒答曰瑟瑟者蕭瑟也此解非是以何證之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陽照江半紅半碧耳樂天有靈必驚予為千載知音矣

劉禎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水經云漢水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近吹氣瀟瀟以瑟瑟風颼颼而颺颺故川谷擅其目矣此瑟瑟豈珠寶也耶

### 鞞鞞



珠鞞國名古所傳地之其也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  
謂之鞞鞞文與可未撰歌云金木珍禽弄深樾紫雲  
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瑞發凝  
霞作丸珠尚軟油露成津密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  
翡翠一盤紅鞞鞞葛魯卿西江月詞云珠噶斜紅帶  
柳琉璃漲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  
恨寄飛花簌簌情隨綠水迢迢鯉魚風送木蘭桡迴  
棹荒鷄報曉二公詩詞皆用鞞鞞事人罕知者故詳  
疏之

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天寶曰紅鞞鞞

大如巨栗赤爛若朱云見楚州刺史鄭輅記

唐書外國傳鞞鞞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寶也

瀛涯勝覽云鞞鞞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今紅

子西瓜可云鞞鞞乎

### 六赤打葉子

李洞集有贈龍州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因  
以詩上其詩云紅蠟香烟撲畫楹梅花落盡度樓清  
光輝圓魄啣山冷彩錢方牙着晚輕寶帖牽來獅子  
鎮金盆引出鳳凰傾似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  
印成六赤者古之璽也今之版子也葉子如今之紙



牌酒令鄭氏書目有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今少傳

咸定錄云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不知正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乃二十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歸田錄云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曰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歲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或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爲名耳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昔楊大年好之仲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余少時亦有此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云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千號進士者以穴豁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



有為尉掾而士者其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  
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于上位者大凡  
得失不係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

### 王起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鱗飛鼠斷猿  
狼蟲啣鶴書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王起唐貞觀時人博學有聲太宗嘗撰字試之起曰  
臣于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耳

雲溪友議云李筌註黃帝陰符經至禹獸之制在

氣經年懵然不解忽夢烏衣人教之所謂玄龜云云

以小服大昔得烏衣之旨 又云王僧射起武宗

召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乃一劣未能詳也特

詢于卿對曰臣于三教經典竊嘗徧覽向者二字

群書未見未審天顏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齶齶

二字經昔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為飛兔驪裏

于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學信宗朝偶

為此二字相試非于經傳而得之遂賜金綵等

以李筌為王起武宗為貞觀俱誤

### 五代史

歐陽氏五代史史記云勝于史記此宋



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爲獨冠諸史非特太史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輯左氏國語戰國策世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爲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亦萎靡不派不足爲司馬遷家奴而云勝之非欺天罔人而何

罔人可爾乃云欺天豈天亦讀善耶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不善善惡上之志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上惡上公默然

他如介甫嗚呼之謂二等文字之譏在宋固自有後言矣獨舉一隅詎爲定論耶

### 呂蒙正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之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任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饅瓜亭亦緣此所會也

邵氏聞見錄云呂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温仲舒讀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但相買而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



飽瓜名馬不忘貧賤之意也

鵠鴟獄

范伯祿曰牽牛以蹊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鵠鴟獄也謂相牽引以入

宋史仁宗嘉祐四年王安石知制誥泮卒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鴟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之曰不與白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獄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為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

此事正與蹊田奪牛事類何謂牽引以入耶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視消雪窖舉龍髯而遠泪雨冰天

洪皓祭徽宗文

宋史朱弁在金奏述徽宗大行之文也王倫歸自

金以文為獻帝感泣嘗其親屬曰洪皓誤

客齋隨筆有錄在冷山薦徽宗功德號云云文多

不載

龍鍾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竹如竹之枝葉枯槁而不能



自禁持也

南越志云嶺南山三十一領半是巨竹皆七八

圍長一二丈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

魏杜弼為侯景徵梁文委慈母如脫屣葉龍弟如

遺芥龍鍾稚子痛哭成行

周王東與同弘王書云投筆攬紙龍鍾橫集

裴度云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微特在天津橋言也

尉談元載游承別妻詩云來誰不厭龍鍾杜陽

昌黎詩白首誇龍鍾事見遠注潦倒者

胡曾謝賜錢啓自嘆龍鍾誰識牛鍾

天關象緯通

杜工部龍門奉先寺詩天關象緯通或作天關殊為

牽強章表臣詩話據舊本作天關引史記以管闕天

之語其見卓矣余又按文選潘岳秋興賦闕天文之

秘奧注引陸賈新語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杜子

美熟精文選者也其用天關字正本此天文即象

緯也不但用其字亦用其義矣子美復生必以余為

知言也

闕天文之秘奧閑居賦語亦非秋興賦也張表臣

珊瑚鈎詩話云杜游龍門奉先寺云天關象緯通



雲卧衣裳冷予曰星河垂地空翠濕衣非如所引云云也

西清詩話云杜宿龍門詩天關字荆公云當作闕然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關焉此宿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黃氏多識錄亦

庚溪詩話云韋述云云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關王介甫改爲天關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關用莊子以管闔天爲證皆臆說也且天關云云冷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關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冷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渾成

道山清話云杜詩天關荆公改爲闕黃魯直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曰直是怕他

### 文狸

楚辭九歌乘亦豹今載文狸王逸注云神狸而不言其狀按山海經豈爰之山有獸焉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牝余在大理嘗見之其狀如狸其文如豹土人名曰香髦疑即此物也星家衍心星爲拆二十八宿真形圖心星有牝牝兩體其王逸所謂神狸之說乎

九歌注王逸無神狸字



前既引類後又引心星爲狐一物而能兼三信神  
狸哉

唐書崔鷗傳云傳曰謂狐爲狸非但不知狐又不  
知狸其是之謂乎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  
余前錄已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爲證以辨  
其非近觀莊子孟浪之言古本作孟以七从皿音  
莫浪切則孟與孟本二字不可混爲一也孟浪之孟  
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莊子齊物篇云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  
道之行也注孟如字徐武黨反或武黨及浪如字  
徐力黨反何云孟浪音漫瀾無所及舍之謂李云  
猶較畧也崔云不精妄之貌

按此諸本皆作孟字今獨作孟謂出古本豈閣本  
耶孟出敬韻謂當與夢同及與漾同韻傳誤

軼與轍同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  
今誤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  
軼轍同車迹也



莊子田子方篇云奔逸絕塵無軼字安得誤讀逸  
字 國策聶政姊嫫曰軼責育注車相過也 史  
記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索隱曰散軼也  
字書曰軼侵也突也跳也安得為軼字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贊人貌榮名唐楊妃傳命  
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嵩如山工貌不同  
又魯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跡人梅聖俞詩  
妙城貌玉輕邯鄲自注音墨

田子方篇注云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史游俠  
傳云諺云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云人以顏狀  
為貌者則貌有某落矣惟用榮名為絲未則稱譽  
無極也二書俱無入音

陽溝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溝則如今稱  
出水竇曰央溝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  
溝之鷄稱羊溝不知何辭俗作陽溝云對陰溝之稱  
但未見所出耳

莊子注羊溝闕鷄處中華古今之羊喜稱鷄  
郭璞爾雅注陽溝曰鷄古之名鷄



酒史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酒史焉注酒史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酒史酒待也左傳寡君酒矣是也史字從申從乙乙屈也如今人請客云決侯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侯屈古之所云酒史也解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本註自明後之云云請自解之

帆風

蕭真育馬統論帆言也驟如風帆也俗遂制帆字音義與帆同然亦其矣

帆字見說文馬部徐鉉等曰舟船之口不用此帆字今別作帆此云俗制豈叔重在曹真後耶

又博雅帆走也韓文祥颯送帆更贅哉

鄂字从下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下而今刻本皆誤从下

今選注無從邑下三句豈所引古本耶

款冬花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莧美類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  
二月雪中出花郭緣生述征記云落水至冬凝屬則  
款冬茂悅膏水之中傳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  
於此山於時仲冬冰凌盈谷積雪被崖觀見款冬  
然始敷佛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水慘慄  
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着款冬花正十二  
街頭春雪是也詩人之興於時物如此

抱朴子廣雅篇云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花  
朱飈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

此云佛經是何卷中語

### 盧葦

吳起云夏桀之國盧葦在其北伊洛出北南注云盧  
葦地缺慎按北方謂水黑曰盧葦即古臯字盧葦即  
盧溝也溝與臯音相近桀都安邑盧溝正在其北盧  
葦盧龍皆北方水名又湛盧劍名言湛然如水黑也  
盧橘亦以黑色名之可以互證

史記起傳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  
北通鑑綱目併因之則國策所謂盧葦者或異  
名或是字訛耳若云盧溝正在安邑北則盧溝在  
燕安邑晉地與太華河濟綿邈無干若謂盧為黑



即以盧溝當之國策補註盧一作廬將復何解耶  
且以畢為臯謂與溝音相近更為牽強

荀子代畢而食注畢當為澤澤蘭也俗書澤字並  
水傍畢傳寫誤也又云畢並養鼻韻會澤亦作畢  
說文畢伺視也从橫目从牽音與逸同

家語望其廣畢如也注高也列子畢如音臯荀子  
臯如注當為宰又畢宰天下新序作宰宰

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  
地志故鄒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  
居也是桀非都安邑矣安邑平陽晉陽禹所都也

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  
古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  
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  
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  
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凶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  
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  
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莪儀則嫦娥為  
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  
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



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媿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此學齋佔畢緒論耳周禮註以下曰洪景伯隸什席上腐談云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伍撮鬚合為一廟問杜十姨為誰曰杜拾遺也五撮鬚為誰曰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公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豈不雌戎耶云杭州劉伶恐別有見歸藏云常娥八月是為月精非始淮南也淮南云註又云益月或作空肉藥以為死畜之肉可復生也

### 丁字有尾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塚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願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

莊子丁字有尾李注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字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唯注若此豈可刪其半以適已用乎



淮南子云馬驚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人乎注驚蟲喻無知驚蟲之名甚奇

此容齋四筆說也又說林云狂馬不觸木獬犬不投於河雖驚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

文子云驚蟲雖愚不害其所愛注驚蜂無耳據此二說可專以名馬而奇之乎容齋失考於前子復

承誤於後何耶

如夢令以下詞品

如夢令唐莊宗辭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何但時和淡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烟

重此莊宗自度曲也樂府取辭中如夢二字名曲今誤傳為呂洞賓非也

古今詞話云唐莊宗宮中掘得石刻有詞云莊宗名之曰古記至東坡始取辭中如夢字命名云

法駕道引

法曲獻仙音望江南即唐法曲獻仙音也南宋紹興中杭都酒肆中有道人携烏衣稚髻女子買斗酒獨飲女子歌以侑之歌辭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曰此赤城韓夫人作法駕道引也烏衣女子蓋龍云其辭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



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迴望海光新  
云此辭即法曲之腔文士好奇故神其事以傳耳豈  
有天仙而反取開元人間之腔乎

詞乃陳去非所補者原非即謂韓夫人辭也見樂府雅詞

柳稍青

曉星明滅云隴頭殘月此五代新說載鬼仙詞也  
非太白長吉之流豈能及此

古今詞話云王蜀王州守有門下客遇紅梅爲崇  
贈以此詞此云五代新說誤

五代新說唐高宗咸寧中張詢古所撰載梁陳北  
齊周隋君臣雜事也時白賀俱不生豈謂前生  
之鬼耶蓋止知梁唐晉漢周爲五代耳

清平樂

雲想衣裳花想容三章太白清平調詞也詞品別  
出清平樂二曲謂爲太白所作又自爲一闕補之  
其詞即勿論前之三調又何時所進者乎異哉

朱淑真元夜辭

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  
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辭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耶

此永叔辭也集中具載指以爲淑真不重誣人耶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宋玉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謬如此殊誤觀者

微詠賦陳同甫文選補遺已載之矣

王微本傳不云有詠賦之作豈當別有見耶

正楊四卷終

後語

余觀升菴氏書而深嘆

立言之難也夫世之稱

升菴者不曰正平一覽

削去茵線百氏即尊自

眎也固已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今茲所見才數  
種百迺譚蓋自相遠伐  
若此豈率爾師心杜太  
子之家爾邪抑獲菁註  
蓄德載春樂蓋臣叩故  
知舛駭無時眩五車麟  
角取裁於卯百矣余初  
興德疑者衆問焉是正  
數條措扁鼓以過雷門  
不覺失咲葉生梨之夏  
爲博笑之夫  
隆慶己己孟冬隆天中



華山山  
陳耀文書於  
敬悅堂



國